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　麟

謄録監生臣吳殿英

尚書精義卷四十九

宋　黄倫　撰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無垢曰呂命者命呂侯為司寇也命為司寇而不明言之如君牙為司徒伯冏為太僕正之例何也曰為司寇久矣呂侯以時度之知周刑太重乃建明于穆王以夏贖刑為法穆王是之故因可呂侯贖刑之法而遍及天下也是篇非為命為司寇而作也此所以

謂之吕刑也名言吕刑則知贖刑之意出自吕侯建明也

東坡曰周公之刑二千五百而穆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宫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為五刑重輕之率也如今世徒流者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

司馬㮚曰善治天下者使法勝民而不使民勝法法

勝民則治民勝法則亂是以先王藏法於幽隱之中而不以示民者懼民之勝吾法也夫人君所以制天下之命者在於法而所以行天下之法者在於權權者我之所持以制之而不可使人持之以反制我也今藏法於胷中而原心以定罪度情以制法刑則刑殺則殺使人不得以罪之大小而求法之輕重則天下之法在於我矣故民惟俛首以聽命斂手以避法遷善遠罪截然俱入於規矩準繩之中則姦偽巧詐

之心無自而作況敢玩法以議其上耶

黄氏曰不待爵而勸不待刑而懲是君子也堯舜之民也爵之而後勸刑之而後懲是衆人也治世之民也爵之而不勸刑之而不懲是姦民也亂世之民也

余讀舜典其命百官也曰惟刑之恤云爾其臯陶曰惟明克允云爾盖其終篇者無幾嗚呼何為法之簡也至讀吕刑反復數千言凛乎惟恐聽之之不詳閲之之不實誅之之不當宥之之不審重輕之之不齊辭

貌之不一曲為之禁而大為之防其屬至於三千則何法之詳也至讀春秋定哀之篇蓋終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爵刑之用備矣聖人予之天下之人背而去之聖人奪之天下之人趨而歸之向也僭而今也篡向也專而今也逐向也假君之權而今也國其國矣爵非不立也刑非不明也然而天下莫之從也是何法之弛也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既為之防於此以待天下矣而天下猶有出乎防之外則為之刑以

待之凡刑措而不用者非上之人不用之也天下安行於至善而入吾刑者少矣自教化之具弛而後犯法者衆犯法者衆而後刑益詳其刑詳矣而不務於教及其久也習而安之則刑亦玩而不威矣故法簡於舜而詳於周雖以孔子之聖盡力救之於其末流而不能正故吕刑為帝王之書之終而春秋為六經之終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其用出於不得已則策已下矣而猶不能以有為聖人若曰嗚呼治道至於

刑而窮矣故書與春秋皆終焉

林希曰穆王訓夏贖刑周失刑也周刑之屬墨五百剕五百大辟五百穆繼成康丕式之後享國耄荒其臣甫侯為訓夏乃作詳刑以詰四方墨劓不五百而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庶矣乎荀子曰刑名從商則夏刑密亦得輕重之中

張沂曰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

民慢至湯刑稍重厥後紂作炮烙之刑罰益重周承其後不可頓使太輕雖輕於商猶重於夏至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復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請訓用夏法非聖人制作不及呂侯蓋刑罰世輕世重所宜損益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
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
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

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

之

案以上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無垢曰上刑適輕者如同是殺人也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其間有誤殺者此在殺人中適輕也適輕則服下刑矣下刑適重者如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其間有謀殺而適不死焉此適重也適重則服上刑而死矣用刑者豈可以殺人鬬毆不問情之輕重而行刑哉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為權而論

疑罪之輕重則其刑罰為當矣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則先王之用刑罰其大指亦簡要矣

史氏曰以法而用法不若以權而用法法者一定之制權者一時之宜任法則罪有時而不合任權則罪無往而不當法無輕重因罪而為之輕重非聖人善用其權則法有時而不恕矣當服上刑矣而情適於輕使之下服則必無濫獄當服下刑矣而情適於重

使之上服則必無隱情輕重以權不以法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東坡曰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矣民有犯罪於改法之前而論法於今日者可復齊於一乎舊法輕則從舊法今法輕則從今法其不齊所以為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張氏曰商人羣飲而赦之不害其為輕周人羣飲而

殺之不害其為重或輕或重因世而已若夫不能隨

世為之輕重欲為一法以齊之則非所以為齊也惟

齊以非齊則其齊也齊矣有倫者言或先或後不失

其序也有要者言或因或革不失其統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

林氏曰夫刑者侀也一成而不變君子宜盡心焉罰

之懲人非致之死然人已極於病矣刑人有至死者

可不慎乎言刑之當謹也如此然不可以才而折獄也惟内有仁心者乃可折獄也佞者才也如左傳云寡人不佞是也以才折獄則失之縱以仁折獄則失之柔兩者皆非中道也凡察囚辭之差者使不得盡其情則彼雖非心服而從亦屈而從矣

呂氏曰治獄之道要察罪辭究枉於差誤處若不於差悞處察無緣知得他實情如他有理他十次說十次無差錯若無理十次說是十樣司政典獄須是去

不同處察他之情狀都無逃避處非從惟從不可從他辭說須是從他一箇實情不能從他實情只是從他辭說這不是從大抵用刑不從民之口從民之心不從民之心乃所以從民之心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呂氏曰折獄之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哀敬之心折獄這是治獄之本後世折獄之官却以折獄

為能事繞得其情便自喜了蓋治獄之官是代天行罰須是哀敬明啓刑書所謂載在象魏無不詳備須是明啓了又須衆人相與占度方能咸庶中正不可以己意自占若以己意自占便不能中正何故獄不是等閒事繞出不是刑便是罰其刑便傷人肌膚其罰便傷人財貨到這裡須是審克之　又曰大抵獄最要看人輸情須是看初輸情時節若不是看初輸情時節看他已成獄則已成者皆是深文𫔍煉得成

這不可信所謂輸者是初欵看他初欵輸辭無寃枉時方可信如漢杜周深刻煅煉臯陶有所不為以此見得須是看他吐露情實時方信無寃枉　又曰奏獄于上須盡備許多條目有并兩刑者有一人兼犯兩罪合得兩刑聖人則并兩刑為一刑就其重者刑之所謂其刑上備者見得聖人不欲遺漏有并兩刑者見得聖人不多罪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林氏曰欽而畏法者人君所以望天下之民喜於用刑者人君所以遺天下之毒何則刑者先王為天下沮惡表善之具也使其樂於用刑而無戒懼之心則民將輕於犯法則善者無所勸而惡者無所沮矣惟其哀之憐之則天下之民畏法自重而無自棄於善之域豈不嘉哉雖然犯法者天下之民典法者有司之責使其典法者不以上天之心為心不知人君所

以戒勑於我者非惟上負皇天人君之委託則民將必有所不服矣　又曰夫兩造具備則易以折斷單辭無主則難於審聽為有司者其可不明聽之哉

呂氏曰今天之相助下民無非以天討正民之罪作配在下是司政典獄代天行罰與天作配有對天之功此豈可容易何故天能死生人司政典獄亦能死生人須是對越在天心與天對無一毫私曲方可用刑明清于單辭所謂單辭最難察有兩辭者却是有

對頭單辭無對頭無證佐又無主家今若欲識得如一人殺一人那一人已死只有殺人者在又無對頭獄辭都由這一人說此之謂單辭明清須是自家知處澄清初無私昵方始能仔細察得他若不是十分知處清明如何察得單辭單辭察了兩辭不足道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無垢曰夫民之所以治者以典獄之官先得理之中無私喜無私怒以此聽獄之兩辭則直者得理曲者服刑曲直在彼而我無一毫私心變動於其間焉所以君子有所怙小人有所懼　又曰不能分兩辭之曲直者多由私家亂之也私家云者私喜私怒其下至於納賂受賄以亂曲直者皆是也可不以私家為戒乎　又曰鬻獄得貨人見其為寶耳非寶也乃聚罪狀耳東坡云辜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其迹

狀也此意猶昔人作假山其傅曰此非假山也乃血山耳以言獄貨非寶也乃聚衆禍耳取禍入門稍知利害者為之乎而貪吏見金不見禍其亦可哀也故穆王指獄貨為禍使知所警焉　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理之自然者人以寃枉求正於我而我受人貨賂變是為非亂曲為直此正作不善者也報以庶尤卽降之百殃之謂也天罰昭然如此自古及今所不昧者也其可不長久畏之乎永

畏云者非一朝一夕之畏也　又曰鬻獄而變是非亂曲直天乃降之殃禍此必然之理也豈天不以中道待人哉惟人自取其殃禍耳台誥曰令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是哲命吉命凶命歷年之命天何容心惟人自取之耳在者謂人自取正在殃禍之命也　又曰人君代天者也庶人為不中之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以智詐愚以勇苦怯人君當行天命以罰之令人君失職使典獄者變是非亂曲直天乃自降

殃禍以罰不中之民事至於此是人君紀綱大壞無有善政在於天下者也何謂善政無辜者得理有罪者服刑此善政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無垢曰此篇大抵多主於中如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咸庶中

正曰民之亂罔不中曰非天不中而終曰咸中有慶令又曰今汝嗣孫自今以往何監法乎非立德以啓發民之中乎庶幾汝嗣孫明聽我言哉蓋民各有中得此中則上下貴賤老少長幼各安其分不相陵犯有和睦之風無乖爭之俗安得陷於刑辟哉顧惟此中其何能自發見乎惟在上者行德以啓發之耳昔堯以穆穆在上而羣后以明明在下君臣合德醞釀造化灼于四方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則

民之中果在上立德以啟發之耳　又曰知人則哲哲者知人之謂也有知人之哲而以斷刑則人之是非曲直何所逃哉是非明辯曲直昭然善人怙焉惡人懼焉萬口一音稱頌贊美者此自然之理也然則孰為而哲曰自知孰為自知曰三省三省則自知一心之是非曲直矣自知一心之是非曲直則天下之是非曲直皆影見於吾一心矣猶懸鏡於堂妍醜皆入澄水於江星斗自見哲蓋自於此　又曰哲人何

以有無疆之譽哉以其斷獄皆屬於五刑之中故也不輕以用刑有罪者無所逃不重以用刑無罪者無所慮一以中斷刑而已矣吾何容心哉大而大辟小而墨辟皆得其中所以有無疆之慶譽也哲人豈求名於人哉鼓鐘于宮其聲自聞于外蘭生于林其馨自達于遠

林氏曰本之以德者人君愛天下之誠輔之以刑者人君治天下之術使其本之以德則施為仁政發為

仁術而躋民于仁壽之域又非爵賞勸乎其前刑罰驅乎其後民皆狃於為善則雖有刑法亦將措而不用卷而懷之此人君愛天下之誠然也惟其輔之以刑則不專以刻薄為心鍛鍊為利立民之極享天之福法得其情情當其罪放僻邪侈之心無自而生遷善遠罪之風油然而起此人君治天下之術然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無垢曰余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

姒為后而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殺幽王厲褒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即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嗚呼尚忍言哉即以史考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嗚呼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者求死之不給肯為弑父者所立乎　又曰晉文侯仇迎立平王遷于洛邑平王德之故錫以秬鬯圭瓚彤盧弓矢使為侯伯即分陝之任也毛萇云

九命諸侯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穎達云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伯故得受其賜也秬鬯者秬黒黍也鬯鬱金之氣也以鬱金釀秬黍為酒圭瓚以圭為勺柄以酌鬱鬯祼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禮曰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以是知非如晉文侯安定國家安得受此禮乎

胡氏曰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明堂位曰灌用玉瓚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蓋古者

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故旱麓言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江漢言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為其有功而賜之也然則文侯有功於東周而平王賜之以此凡以崇德報功而已傳曰孝道備者賜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於此見之

林氏曰先王之念有功也必有物以賜之諸侯之受其賜也必因義以報之葢諸侯也者誠心夾輔安奬王室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有不可後者

夫何故義當然也夫君臣之分若冠屨之不相侔儻
或賜之以物崇之以禮其何以見親愛之誠心乎今
也平王東遷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功於是賜之以秬
鬯圭瓚
張氏曰經言賜文侯以秬鬯弓矢馬特言秬鬯者舉
其盛者而言之也周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
祼賔客則圭之與瓚皆挹秬鬯之賜也賜秬鬯則圭
瓚及之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無垢曰明德之人其心上合于天下合于民保護明德之人是上合天之心也所以昭然升于上下合民之心也所以敷美名於下民心即天心天心即明德君子之心文王能保護明德君子所以上帝集萬國

之歡心而命文王為天子也嗚呼明德君子其用如此人君儻不為保護而使小人讒賊之是絶民之心也絶民之心是絶天之心也　又曰先正即周名呂畢諸公也文武能保護明德君子則明德君子亦能布其四體安意肆志盡行其所學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左右事其君使其君不陷於禍難焉乎王言幽王之禍患皆左右不得其人也　又曰文武丕顯保護明德之人明德之人亦能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

左右文武故於小大謀猷無不如意謀者猷之始猷者謀之成以先世有聖君賢臣成此謀畫道德人材紀綱政令一皆全備故平王先祖自成康而降皆得安然在位也

林氏曰聖人之德不可揜常懷欽謹之心聖人之誠不可忽宜格天人之大夫常人之德既格其大明也則怠慢之心生於中而矯詐之怨發於外又焉能達於上下乎惟聖人之德既如是其大明也而主心於

物又如此其能慎也夫然後上合乎天雖幽而無不格下合乎民雖遠而無不聞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夫然後大命集於文王亦惟先正左右小大之臣咸出謀猷昭事其君使我先祖歸于在位也自古之得天下未嘗不資輔弼之臣以為之助使其盡一已之智力不資左右之謀猷將見力愈勞而心愈不給一不成而萬有皆喪求其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不可得也惟其委之至重任之至專彼其輸誠相

與共致無為之治豈不嘉哉

呂氏曰自堯舜以來或說敬或說慎異名同實皆是作聖工夫這明德是天生聰明自然之明德慎之一字是保養持守此德此亦見得文武保養之功深是以昭升于上敷聞于下自然克明上下四達此其所以集命于文王上帝集命時元不在外只是明德中纔慎命所以集不慎命所以散文武之德固如是此亦緣當時有先正之臣能左右昭明於小大謀猷罔

不率從見得文武是尊信賢哲無小大皆率而從之所以能率先王也這裏却說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是小事大事皆出於臣下明徳安在如臨之六五曰智臨大君之宜吉言六五之君能以虚心待天下便是智臨大君之宜吉若區區任一巳之聰明不任衆人之謀猷如何昭升于上敷聞于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無垢曰平王言我嗣位正當天大禍患絶資用惠澤於下民無以自振而犬戎侵伐我國家為大患難時其何以自支乎然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啓宣帝唐無宫闈之變則無以啓明皇患平王無志耳茍惟有志則呼名如夫差嘗膽如勾踐輕徭薄賦以收民心尊賢使能以慰民望選兵鍊

將以報國雠仗大義攄宿憤與天下共誅弑天子者豈非臣子之職乎　又曰天下之理有當謙者有不當謙者承祖宗之業不謙則不足以持盈當禍患之後不任則不足以成功且以成湯觀之得一伊尹其為言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又曰予罔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其任如此所以能佑佐成湯自諸侯而為天子自七十里而有天下今平王君父

至為犬戎所弒乃曰予則罔克此豈謙退時耶　又曰平王有辛苦之言而無發憤之意有求助之言而無自立之意豈有如此而能中興者乎用伐鬼方高宗所以能中興如震如怒宣王所以能中興明明廟謨赳赳雄斷者光武之中興也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憲宗之中興也豈有如平王資質而能有為乎

林氏曰有國家者成之孔艱壞之甚易百年成之不

足一朝毀之而有餘為人後嗣者宜念乃祖經營締

構積行累功豈易為爾詎可廢法亂紀敗常亂俗而

自取喪亡哉夫有周之天下自后稷開基公劉經始

文寧之武定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其慮後可謂深矣

迨及幽王為犬戎所弑殄絶先王之命荒廢祖宗之

緒在我後嗣有不克負荷其位亦云勵矣故今歴陳

失天下之由自陳任天下之重如此其難也言我小子

遭天大罪使恩澤下絶政教隳毀殄絶于下民也又

侵我土地傷我人民及言當時左右之臣則無老成人又無俊傑在位是致國家之亡使我又不克負荷其任也又言我惟祖惟父其不恤我躬以致如是於是告文侯曰今汝有功予一人則使長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林氏曰纂先王之服者莫若昭前人之功法先王之功者斯可配前人之德前人所以貽厥後後人所以

紹前烈者不外乎此道也何則夫欲傳祖業者必思得祖宗之人既得祖宗之人然後可以致祖宗之治祖宗之得天下必有大義之親以為之輔翼吾之所守者祖宗之業其可不責以祖宗之事今汝苟能克昭乃祖之德惟能纂祖宗之烈使文武之道不至於墜地用能紹乃辟追孝于前世文德之人今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其功可嘉得不勉之成之以紹前人之德歟

胡氏曰傳稱我周之東遷也晉鄭焉依是晉之文侯鄭之武公犬戎滅周之後在平王遷洛之時輔弼東周戡定王室之不殄緊二國之是賴也故文侯之命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是乃扞禦于艱難誅犬戎而成周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林氏曰諸侯有錫所以示一人之至恩禮物不同所

以昭人君之厚德何則天下之大不能獨治必有資於共治之人惟吾同姓之親恩同肺腑德厚丘山得不賴於維持之力推奬之功也古者先王之制征伐叛而討之所以示刑服而舍之所以示德故諸侯征伐有功則賜之弓矢夫文侯扞我多艱宜乎賜之有彤有盧也馬之為物可以任重可以代勞其性則柔順而能行此正如坤為人臣之德也故諸侯享天子以馬天子之錫諸侯亦以馬其意可見矣

張氏曰卣中尊也有中和之德足以承先祖奉祭祀故以秬鬯一卣賚之彤者正陽之色也盧者正陰之色也陽為德賜之以彤弓彤矢者以其德足以會紹乃辟也陰為刑賜之以盧弓盧矢者以其刑足以扞我于艱也馬之為物其行地無疆承載於下而使人無為於上有臣道焉故又賚之以馬四匹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林氏曰天下之勢有遠邇人君之治在德政近者易治而遠者易疎惟人君以德而為政遠者既柔則邇者自歸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將見如嬰兒之慕騶犢之從其從之也不期而然矣且民之情不難服也愛之則親不難格也利之則至何則好順而惡逆者斯民之常心一咈其心則彼將攜持而去好利而惡害者民之常情一順其情則彼將竭蹷而趨為人上者得不以惠而康之乎

東坡曰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張氏曰遠者柔之則遠人格邇者能之則邇人安告文侯以柔遠能邇者以晉戎狄之與隣故也至於小民則其保為尤難故欲其惠康之也惠以愛之康以安之則小民可得而保矣

尚書精義卷五十

宋 黃倫 撰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無垢曰東郊不開言淮夷徐戎自東而來也伯禽講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

孔武仲曰夫聖人之定書將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苟其言之善足以為法於人矣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苟

其言之不善且或無言可録則雖桀紂之位貴為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録何必待其德與位哉此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於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三遂之兵征討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為後世之法列於書之末不亦宜乎

張沂曰尚書謂之帝王遺書何以繫之以費誓秦誓

曰孔子敘書以魯有佐王討罪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録以備王事然則秦魯之君皆是王臣故録其誓而繫之周書亦猶臯陶之謨繫於虞書也以是論之何必他議或曰孔安國曰魯有治戎征伐之備令子言魯有佐王討罪之備何據乎曰令據蔡仲之命曰成王東征淮夷費誓曰徐戎淮夷並興魯侯征之於費而誓衆是同王征伐而有備也周之時諸侯征伐多矣其事不載於書今獨載費誓是

伯禽為聖人後能佐王討罪故録其誓也

林氏曰何彼穠矣平王之詩而繫之國風者以治内之事在焉駉者僖公之詩而繼以頌後者以長善之意在焉今書者政事之紀帝王之軌範而連之以諸侯之事者孔子之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法故録以示於後嗇以長善救失之心是知詩書之意相為表裏

吕氏曰帝王誥命至於文侯之命已絶文侯之命既

絶是書合當以此終然而猶有費誓秦誓於其後孔子定書自有深意帝王之道乃古今常行共由之道也若是書終於平王文侯之命則是天子諸侯不能出誥命書便絶於此誥命有時而窮孔子要後世之道理無窮後面所以又有兩篇諸侯之誓正恐當時以為聖人之道如天天不可階而升道便於此窮極斷絶了且如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若終於既濟是天下無餘事易已無餘藴如此則是易有時而

窮惟是終於未濟所以見易無時而窮若書果終於文侯之命則是帝王之澤亦終人無緣進於帝王之道所以存此兩者費誓一篇見得帝王之遺澤尚在夫子嘗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時當春秋王綱解紐惟魯尚有周家典章文物紀綱法度由魯亦可以至於道孔子所以存費誓一篇見伯禽創業垂統承周公之教為無窮之法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無垢曰弓矢言備戈矛言鍛鋒刃言礪皆法言也孔穎達曰弓一則矢百弓十則矢千使之數備足其説是矣戈矛非鍛則不精鋒刃非礪則不利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魯侯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犯霜露以從事於此而

又整戎備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葢好生惡死雖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為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傳說曰惟干戈省厥躬葢己之不正物將奈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宜乎告誓之如是之嚴也

張氏曰甲之於身胄之於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

也斁乃甲冑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敽乃干者攻治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勾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備戈矛必有金而成之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為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冑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於甲冑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

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德盛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葢氣禀之偏者難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軍事所不可忽也

擭設機以捕獸者也穽掘地以陷獸者也軍傍之民

有此類者本非有意於取軍中牛馬也然當吾放牧之際儻不杜絶斂塞之則必傷吾牛馬以害軍事故不杜斂有至傷牿者則軍有常刑矣此誓軍傍居民也嗚呼軍自軍民自民在軍則戰在民則耕故雖有軍事而軍傍居民不妨其安業也先王行兵乃如常事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之馬牛逋逃之臣妾而謹還其本主者此良民也吾乃商度多寡而等級以賞賚之所以勸其守分而不生僥倖之心也　又曰乃越其部分不待號令而擅自捕逐之者乃有得馬牛臣妾認為已有而不還本主者二者則軍有常刑矣所以禁其亂衆而止其茍得

也　又曰人衆則氣盛故多妄作又有小人鼓唱其間故有恃衆而為寇盜者攘敓人財物者踰垣墻而為姦者竊他人馬牛者誘他人臣妾者固所不能免也唯探賾索隱鈎深致遠長慮却顧知其必有此事而先為之防範則衆心安定而小人無能為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無垢曰夫淮夷徐戎以伯禽宅曲阜而興兵侵擾今不俟其至先往征之此兵法所謂先有奪人之心也葢興兵而來則其備嚴未至而先征之則出其不意而彼氣喪以周公之子行兵如此則知三代行兵與宋襄公成安君大異矣　又曰兩軍相當性命相角

干戈相持不服炊爨不事匕箸爲此乾糒以充饑虛
益軍飽則氣盈飢則氣乏其於糗糧其可不儲峙之
以供軍需乎其或不逮使三軍飢乏是乏軍興也兵
法乏軍興者斬汝則有大刑謂付之死地也軍事至
重不得不嚴也　又曰天子六軍則有六鄉六遂大
國三軍故止言三郊三遂鄉即郊也國外曰郊郊外
曰遂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遂三郊三遂儲蓄楨榦以
備築壁壘及距堙之屬也距堙即土山也在外以闚

城中在内以闚敵情楨榦謂築墻所立兩木謂之楨當墻兩邊障土者謂之榦榦即詩所謂縮板

東坡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於郊而載糗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亦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於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

冦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才多藝耶　又曰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饑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茭差緩故用無餘刑非殺也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戮也非止殺其身而已至於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之子也

而至於是哉　又曰言魯人以别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固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也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於魯遇難而能濟達於政練於兵皆見於費誓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叙書盍取此也余考伯禽為方伯凡所統率兵皆在焉何獨魯人而已而供楨榦芻茭獨魯人者葢糗糧則

諸侯之師可自辦而楨榦芻茭皆重且多豈可使諸

侯遠致哉

林氏曰兵凶器也亦可置之吉戰危事也亦可置之

安但觀其用心如何耳使其心乎安民則不在於殺

伐為事不在於勇敢為能而大意欲為民去害而即

安以亂而易治彼以有心來我以無心應不得不然

也故其戒誓之辭禦戎之備無所不至戒誓之後汝

往徂征故峙乃糗糧則遠者可致也故使諸侯之人

峙乃楨榦芻茭則宜賦役近者故使魯人供之凡事之輕則誓之以常刑事之重則誓之以大刑且先王之時以去害為務以仁民為政應天順人興師動衆出於仁義而刑尚不可忘則知古者用兵未有去刑而能治也是必責之甚嚴戒之至備不得已而後動其於刑必使易避難犯以諭之至熟而後加焉故使之有過於死而人不怨也

胡氏曰郊遂者制軍之數也天子六卿故六軍太國

三卿故三軍魯以方百里之地非若王畿之可以制軍如鄉之數葢合采邑與受田之人以其在野是以謂之三遂也方徐戎並興三鄉之軍未足以支故兼起於三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無垢曰秦穆公初與晉文公伐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與鄭盟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

也秦穆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白乙使三人帥師伐鄭師經崤澠晉界也而不假道焉三人者其謀泄乃滅滑而還晉以秦因國有大喪而越境伐鄭師行不以告故侯其師歸敗之於崤獲三帥焉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閒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晉侯歸之穆公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

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秦人記此事於史孔子得其悔過之誓故取以附於周書之末焉　又曰軍旅用誓豈獨秦國而聖人特取以附周書之末是知當時之誓師皆不義之舉也獨秦以悔過而作誓此諸國所無而暗合三王之道者也故孔子有取焉

楊氏曰或問春秋止獲麟述其旨者衆矣書畢秦誓寧無意乎願聞其說曰仲尼蘊聖人之業而不得施者也其生不辰於魯則昭公見逐在周則子朝造亂

弑君三十六滅國五十二三綱絶矣仲尼歴聘以救之則又不得其位故退而定禮樂删詩書修春秋以防乎微立乎教其删書也堯舜之典大禹臯陶之謨商周之訓誥誓命淵然垂教亦備矣帝王之書至文侯之命而終焉則平王而下誥命絶矣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名位焉而已秦穆公西戎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竊其

名號不過榮於外焉春秋尚夷而外之況秦穆公遂竊為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氷可期矣濫觴之不支襄陵難遏矣秦穆之僭為誓命其履霜乎其濫觴乎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揚子雲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庸節節莫差於僭

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宣文宣靈其兆也如是則秦之祖已僭王者之郊也至穆公遂僭乎誓也卒洎乎滅二周而遷九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則秦誓者其履霜也其濫觴也故仲尼删書畢秦誓者有傷焉有戒焉三代之誥誓中國之王不能行之西夷之君乃用焉不亦傷乎然秦國之僭亂周若不早辨之秦之子孫循襲寖長其可量哉故亦以戒周也設周有明王復興悟孔子之戒消堅氷於履

霜堤襄陵於濫觴防微不至於著杜漸不及於大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焉嗚呼仲尼删書立教不徒焉耳

吕氏曰穆公既為晉所敗深自克責作為悔過之書孔子所以載之於二帝三王之後這一書之理便是二帝三王之階梯聖人之全體在易之乾乾之德便是聖人之德乾本廣大具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若要精於乾德階梯在甚處在復卦一陽生於五陰

之下五陰在上重疊積累正如衰世末路人爲私意障蔽然一陽生莫之能禦須有復乎乾之理復是進乎乾之梯階春秋之時三綱五常都不明去二帝三王之時大段遠正如五陰在上看此一篇見得回心悔過其辭懇篤至誠若推是心以往便可到堯舜禹湯地位前許多私意邪慮亦蔽他不得書之秦誓便是易之復卦學者須玩味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按此篇經解永樂大典原缺